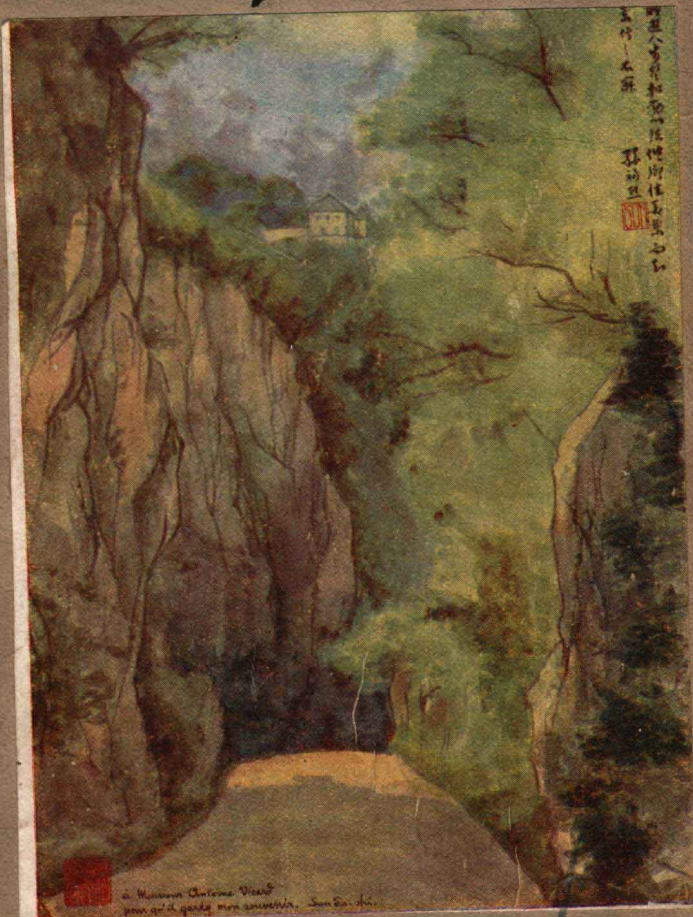


山野極拾



孫炳文

北新書局發行

山野掇拾

孫福熙

序

我的好友孫福熙，這是你的第一本書。你給我一個很大的榮譽，請我為這本書作一篇序，以介紹你於大眾之前。我很知道，在一個著作家的一生中，沒有比這個意志的第一個表現更好的時間的了，在人生的舞臺前，注意於妥善的描寫十分靈敏的感覺的各種不同的情況。

你是怎樣的敘述你在Savoie旅行時的印象的呢？我是不懂中國文的，我似乎是很難於來談論這個了。其實，我有許多資料可以指示我對於你的遊記的優點的批評。

第一，我有你給我看的若干頁的譯文；其

IV

次，裝飾在書面上的動人的風景畫，是從你的筆下出來的，圖畫是最完美的萬國語，為我所懂得的。最後，除我們的許多次談話的機會以外，今年夏季，在法國西部的我們的旅行中，我能夠天天珍重你的人格的價值。我能夠說，不是想無益的恭維你，你的觀察事物的細緻，只有你的博學者的智識的廣大可與相比。這不是我一人的意見，你的朋友們早已為了要表示他們對於你的特別的推重，給你一個別號為細磨細琢的春臺。

我之所以愛你的可貴的文學天才者，不但從我們的友誼上着想，而且因為你的著作家的行為，不會無功於一個偉大的事業的。

在這樣多的你所欲從事的事物中，你選擇其中的一個，這就是對於我國風物之美的愛好與你對於我國文化的真誠的感情的表現。你介紹法國的一區於你們國人，這是特別使我感到興趣的，因為這是使大陸的這一

角上的居民的我們與也有許多事情可供我們取法的你們中國人間愈趨親密的一條途徑。

你的理想是與我的一樣的。我不是不知道這個重大事業的難處，然而我與你一樣的三復這勇敢的思想，史記贊孔子之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appearing to read "Richard".

1923年11月21日。

山野掇拾

I.

我爲什麼有這個旅行。

我住在里昂已十八個月了，這十八個月以來，從不曾離開過。偶然有幾次於星期日與同學野遊，也不過是里昂的近郊並不離得很遠。

我很愛里昂，因爲他有許多使我可愛之點。自然里昂也有他的短處。但照我的經驗，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東西，都有短處的，正如我覺得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東西，都有長處一樣。二十年來，我還未曾見到最可憎惡的人或最可憎惡的東西。里昂的短處之不

足爲害於我正是這個緣故。

里昂天氣，冬季雲霧迷漫，不見天日，一天中常有四五種極不相同的變幻，例如今年一月三日，早晨陰霧朦朧，九時霧散，滿地晴光而午間又陰雲滿布，下午便大雨，而晚間大雪了。四日早晨飛雪，後晴，下午陰而晴者數次，不久又雪了。又如二月二十晚上是明星皎潔的，而二十一早晨却是濃霧塞途，至午間晴光可愛，而四時忽又陰而大雨了。這樣者很是常見，而晴朗竟日者却是少數。在這種時節，里昂人必見人便說，‘天氣真壞呵！’或者說，‘這是何等的天氣呵！’然而他們必接續下去說，‘不久就會好的，春天一過，里昂的天氣是很正氣的。’到了夏天，正在有一點熱起來的時候，他們便忍不住的叫熱了。然而他們又必接續着說，‘不久就會好的。在里昂這樣熱的天氣是不多的。’在冬日憎惡冬日，到了夏日，又憎惡夏日，這原是常情。人常說進化

是從不滿足的要求產生出來的。但我以為只知叫不足，不如不叫而自尋進化之爲愈。黑暗中迷途的人，知其必無人接應，而站着叫喊，以期徼幸有人引他出險，遠不如設想他自己是在光明中，而摸索他的真光明之爲得計。咒詛嚴寒酷暑，雖至於自殺，嚴寒酷暑還是依然如故的。我實在佩服里昂人愛里昂的態度。里昂人也常稱贊巴黎的街市繁華，也常稱贊尼斯的氣候溫和，然而他們決不咒詛里昂。我不敢說巴黎人尼斯人絕不稱贊里昂所有的別的長處的。

我這次旅行，因爲我想畫山野。Savoie與瑞士高原接近，多高山及瀑布，正合我的需要。畫完之後，我還是回里昂去，與我的教師朋友相處，繼續我以前的功課。故我此次旅行，是因愛Savoie而到Savoie來，並不是見里昂之短而厭棄里昂。

我求學沒有遠大的計畫，有幾位同學頗

不以爲然，我也很知道這是我的一個大缺點。但在我總覺得是不得不然似的，不肯規定自修課程表，揭在座右或限定若干日，讀完某書等等。此次旅行，也不過隨見隨書，隨見隨寫，盡我愛好的力去掇拾，不敢希望什麼成績。紹興人常稱貧苦人爲有十里路的菜園，二十里路的柴山。蓋紹興的貧苦者常沿河撈取他人洗菜所拋棄的爛葉，沿街掇拾樹上掉下來的枯枝。我不能預料，我的掇拾的成績能與他們相比否。

II.

山活車不留。

我於七月二十六日七時的火車啓行，經 Ambérieu 以後，山迴路轉，漸入佳境，我恨不得火車暫停幾分鐘，至少讓我畫幾筆。但車行迅速，而山水逼近，故轉瞬萬變，不及描摹。然而愈變却愈覺可愛。我手足無措，只是很逼促的呼吸，似乎胸中可以包藏美景者。我羨慕‘山隨畫活，雲爲詩留’之句，不禁更以山活而車不留爲可惜。社會現象之繁複變化，非筆端刻畫所可追及，與此正有同感。

我的目的地相離尙遠，未知也有如此可愛的風景否。據介紹我這目的地的戴君說，那裏都是高山，俯首看路上的汽車，如一個小蟲。那末大概是愈遠而地勢愈高，風景也愈奇，決不致使我失望的。總之，再過兩小時，我

可在我的目的地,一切我都可看見了,倘若不合我意,我再回到此地來,也還不算很遲哩。

III.

上公用自動車。

九時二十分至 Culoz 下車，公用自動車就在站前。我上車將皮箱放在他人的木箱上，又以畫箱放在皮箱上，而畫架及三腳凳的細束，斜立在箱旁。太陽晒在畫箱上，恐不甚妥，然而沒有較好的位置，故也只得隨他了。水果包是不能放在太陽光中的，故放在凳下。坐下之後，看見我的左邊是一個二十餘歲的男子，右邊是約五十歲的老婦。斜對過是約三十歲的女子，原來就是同火車來的一位。他未到此地的先一站，就下車了，後來知非目的地，再上車來。他跟前的皮箱陽傘及藤篾等等，我很認識的，當他再上火車時，我從他的手裏接過來提上去的。當我仰首向他的時候，他就認識的招呼我了。我說：

‘夫人也往 Yenne 去罷。我是還要轉 Loisieux 去哩。’

‘我很認識這個地方的，’右邊的老婦便說，‘從 Yenne 去還有七基羅米突。’

‘是，還有七基羅米突哩！’或者‘呵，還有七基羅米突嗎？’許多人相和的說。

IV.

‘五法郎六十生丁。’

一個高大的男子走上車來，工衣上沾着油膩，一望是機器工人模樣。他左肩上掛一小皮袋，手往皮袋中探摸。他指着我的皮箱說，

‘這是你的嗎？’

這不必思索，我可以立即回答他說是的，然而我似乎聽不懂一樣的答不上來。

‘是的。’我右邊的老婦人代我回答說。

‘五法郎六十生丁，’那工人便向我說，且說且從袋中取出一黃一白的兩張小票來交給我。我想，這位老婦人不免有點鹵莽呵，倘若我的箱中是有不可示人的東西的，他這樣一說，豈不做了我的罪案的證人了嗎？幸而我的箱中只是衣服畫紙及幾本書，即使他以

研究無政府主義及鮑爾雪維克主義爲犯法，也是無害於我，因我對於這兩種主義還未曾研究過哩。然而不久我便如大夢初醒，知道我剛纔是在做中國戒嚴時代駭慌了的惡夢，老婦人與工人絕無疑我的惡意的。剛纔工人指我的皮箱問我，我一言也答不上來，也是因爲我誤認他是檢驗員之故。我所覺得的他人的過失，每每有一部是我自己的，或完全不屬於他人而是我自己的。我所覺得的他人的長處中，至少也有一微點是我的。

那工人給我兩張小票以後，便轉向他人賣票去了。我看票子，一張上寫五法郎是一個坐位；一張上寫的是六十生丁，是一件行李。這是很平常的事，於我毫無可駭的。他先給我兩張票，不問我取錢，讓我有思索之餘地，這是他的寬容，是他的機智。倘若不幸我疑惑似的問了出來，‘爲什麼要五法郎六十生丁？’這將是我與他中間的何等大的污點呵！

他在車前皮椅中坐下。汽管緩緩的按了幾響，車便開動了。不久，車到轉角處，依了規則，往街心的噴水池遠遠的繞過來，並不貪便走短路，雄健的兩手，按在旋轉輪上或左或右的旋轉，都是很可敬愛的。

V.

車中的和平空氣。

莊嚴的紅日照在深綠的樹林上，自動車在這綠蔭中穿行。柳枝微微的點頭，胡桃樹與栗樹都在撫育他們滿樹幼稚的果實。別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樹，或在思想，或在休息。溪水從橋下經過，在兩行短小的柳樹中間一秒鐘也不歇的趕他的路程，漸走漸遠，先只見其面，後且不聞其聲了。

道路不甚平坦，自動車很是顛簸。坐在車中最後的坐位的小姑娘故意的竄動，微笑的注視他旁邊的祖母及母親（我料想是他的祖母及母親），再轉向大眾。這兩位夫人同樣微笑的注視大眾，再轉向小姑娘。小姑娘更是竄動，大眾更是相互微笑的注視。坐在車中最前一位的男子，就是在我左邊的，望車前